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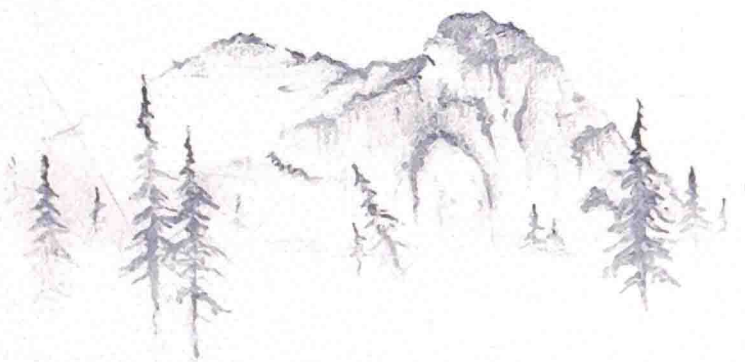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Gu Jiao
Sheng Qu

鼓角声去

殷实
◎著



- ◎星辰寥落的文学天空
- ◎草色遥看近却无
- ◎“此在”与“遥远”
- ◎作别浪漫的文学苦旅
- ◎时代印记与民族化审美
- ◎笔的力量 ◎不战而胜？
- ◎战争与写作中的“突围”之笔
- ◎女性与文学的秋千架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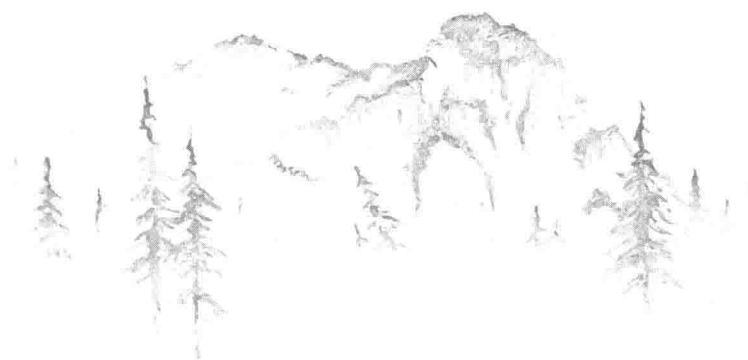


Gu Jiao
Sheng Qu

鼓角声去

殷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鼓角声去 / 殷实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2
(跨度新美文书系)
ISBN 978 - 7 - 5034 - 8711 - 8

I. ①鼓… II. ①殷…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0275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2.75 字数: 14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童子军和廉颇：为了告别的聚会？	1
文学原创与文化自信	19
军旅文学批评问题	23
军旅小说与人本思想	27
星辰寥落的文学天空	30
“个人写作”与历史时空	34
“国家形象”如何具体呈现？	40
不战而胜？	45
新老小说家的接力之年	53
草色遥看近却无	57
作为一种艺术创造资源的革命历史	63
“此在”与“遥远”	70
军旅小说和军营现实	76
“诗”与“思”的并行	83
作别浪漫的文学苦旅	88
时代印记与民族化审美	114

重启“问题意识”	118
由“批评事件”到批评精神	125
“古田会议”与军队现代化	132
革命史怎么办?	135
重估“英雄”文化审美特质	139
王宗仁的生命之书	145
笑的力量	149
女性与文学的秋千架	154
直爽的军人性格 坦率的政治主题	159
战争史写作中的“突围”之笔	164
当代中国文学写作中的游戏化倾向	172

童子军和廉颇：为了告别的聚会？

提要：在所谓“正面强攻”的军旅小说类型中，一直存在着文学姿态拘谨刻板，也就是文学与生活关系僵化的问题。文学回应社会变革、现实土壤滋润文学，二者相得益彰的良好关系仍有待重建。中青年一代军旅作家需要摆脱写作中的童子军状态、童子军调门，以现代思维应对开放的世界，并通过对军人内在世界的细致把握和对有意味的形式的高超构造，来抵制现实的平庸、心灵的腐败，最终完成文学在美育、德化、思想解放、社会良知的表达等方面的独特贡献。

可能是对军人和军队作家的一种特别礼遇，2014年8月号《人民文学》，以两百多页篇幅推出了军旅文学作品专辑。军队作家中的老、中、青几代人齐上阵，尤以中青年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为主打，各自的题材、写作风格也都尽显多样化追求，从刊物目录的名单阵容看下来，目前仍坚持写作且多少有一点影响的军队作家，差不多都在其中。如果说这是一次军旅文学写作骨干力量的聚会的话，应

该大致没错，入选作家无疑有一定代表性。《人民文学》杂志的预期是：“力图能够大致代表目前军队青年作家创作的基本面貌。”这个目的达到了没有？当然达到了，我们看到的正是“基本面貌”。不过问题在于，这样的“基本面貌”又是否让我们有理由乐观呢？我看未必。读完全部作品，斟酌不同年龄段作家们的生命态度、文学经验和美学特质，将这样的一次集中展示置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版图中加以比较，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而相对于过往军队作家、军旅文学曾经的声势浩大及队伍齐整，这样的一次聚会无疑也有点冷清。

我们今天讨论军旅作家和军旅文学，如果仍将其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流派来看待的话，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文学创造的高难就在于表现上的个性化，在于特殊的审美体验，如果一群人都写相近的题材，艺术追求也大同小异，那一定非常无趣。然而，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某些特殊的政治文化传统使然，作为当代中国文学之一部分的军旅文学创作，又总是被作为一种只有总体特征的集体力量而看待的，读者或批评家们多半都会假定，这些穿军装的写作者有近似的思想情感和共同的审美诉求，并且也在心照不宣地完成着某项使命和目标高度一致的艰巨任务。如此的话，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所幸个体的作家们并不一定都这样认为，他们的创作面目也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局面，或许只有那些“入戏”太深，被卷入某种教条无法自拔的人，才会循此思路摆弄自己吧？

有了这样的认识前提，我们就会有路径进入当代军旅文学的写作实际。

军队作家，代有才人，但影响力渐衰、光环不在，是今天的现实。以《人民文学》的这个专辑为例，即便如此集中力量来凸显其存在，在读者中间，在常态的社会阅读中毫无反应，也属预料中事，因为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寂寥落寞，乃至边缘化，是更大的现实。

不过，具体来看作品的话，整体上的苍白羸弱，缺乏思想的穿透力、情绪的感染力，以及艺术形式的老套、语言的平庸等等，仍然与具体的创作者及其文本有关。个人创造力的匮乏，思想的僵化，情感的枯竭，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时代，对于天才们的事业而言尤其如此。因而，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些作品和这个写作群体，就需要审慎评估。

魏远峰的《拂晓》、王甜的《毕业式》，都是对所谓“新军事变革”中的军人生活进行正面反映的小说，刘克中的《谁是我的敌人》虽更侧重心理和意识活动的层面，其主旨也不脱对英雄情结、硬汉气质之类的痴迷，所以可以被视为同一类写作。其实就连这三部作品的结尾也都高度近似：主人公以最大的坚毅出色地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面”的意思是，你必须按照某种古典模式大致准确地复写现实生活，还可能要去选择所谓典型人物之类——哪怕是反派的典型，也就是俗话所说的，作品要“忠实于生活”。在今天，这样的写作其实是极为困难的，既难在一个有头有尾、有主题完成的封闭系统的建立上，更难在对所谓现实生活本身的界定问题上，所以最有可能是吃力不讨好。《拂晓》的此类特征最为明显：一个“目光高远、野心勃勃”“有战略眼光”的优秀指挥员差一点被埋没，因其锋芒毕露的才华与性格不见容于庸俗的现实，也因为军队的选人用人同样存在某些众所周知的弊端。此人被“发配”军分区后仍理想不灭，罔顾现实而在螺蛳壳里做道场，于废旧仓库中成功研制出三维电子地图系统，最终军区副司令慧眼识英才，将其调配到机械化步兵师师长位置，人尽其才。

我们来看，在魏远峰营构出的这个封闭的系统内，都有哪些要素？主人公昱昱，烈士之子，精通《孙子》，也熟知克劳塞维茨，即便被贬官边远之地，也能以爱国主义的历史基因与自己的热血精神

相勾兑（拜谒驻地大清抗法英雄冯勇毅将军墓），不甘在军分区得过且过，醉死于太平盛世。围绕呈罡这样一个当代优秀军人的典型，军旅生活的一般面貌基本上呈现出来了，从贴近实战的训练、演习场景，到美军海豹突击队击毙本·拉登事件、日本社会的右翼化倾向及钓鱼岛危机等周边事态引发的应激思考，甚至军中腐败案（登陆作战综合训练场建设款项被用来改造营区大门、调理风水）、军人成分、兵员结构和部队管理的方方面面也都描绘得相当逼真。然而读完我们会发现，这样一部写实功底不错，叙述方法娴熟，信息量也颇为丰富的作品，却存在着“硬写”的问题，也就是文学姿态的拘谨刻板，以及文学与生活关系的僵化的问题。小说在描摹军营、确认“现实”的方法层面，可谓用尽了十八般武艺，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审美愉悦，充其量只是完成了一部关于当代中国军营现状的纪实文学。问题出在哪里？我想，恐怕是出在作家的先入为主，出在“镜子”和“灵魂工程师”一类的抱负上了。魏远峰和早年的朱苏进十分相似，对何谓“理想军人”有自己的定见，所以就要在作品中不遗余力地塑造他所认为的军人形象，这样的文学形象与现实的某种错位或疏离，是此类作品实现审美超越，甚至达成现实批判的关节所在，用一句从前的话说就是让文学“高于生活”。这个“封闭系统”的最大弊端是，在文学接受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限制，文学理想和目标是被给定的，艺术体验中的未知、神秘、不确定性以及命运感和超验精神，都荡然无存。

王甜的《毕业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硬写”。和魏远峰的路线不同，她在追求让自己的文学更像生活，也就是让自己笔下的军人更有烟火气、市民味道或者是学生腔调之类。这就造成了至少两个方面的困惑：这些被添加了烟火气、市民味道或者是学生腔调之类的军人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这种写作的使命又是什么？可以解

释的是，让军校学员——优秀军人的胚胎——心碎的人性堕落和破败事实，也有助于其在一个平庸的社会里更加从容淡定，这样的努力会破除从朱苏进直到最近的魏远峰以来，军旅作家们一直都在进行的“拔高”工作，让文学大约“等于”生活。两相比较，这或许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进步？然而，一个需要留意的事实是，在当代，在文学和一切精神活动的“后现代”转换过程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解构，主体的死亡，经典的失效，理想主义的溃败等等。这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让我们在对世俗生活世界更加宽容，对人的“解放”吁求更多的同时，也容易稀释近现代思想启蒙所带来的诸多意义和价值。所以文学对“人”的降格处理，也须审慎行事，不能简单追随潮流。王甜《毕业式》需要继续完成的步骤是，当军人再被还原为基本的社会人，军营生活也不再被刻意包裹以后，这样的人或生活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进一步，如此执着的军旅文学写作使命何在？当代中国军旅文学近年来的许多所谓突破，呈现出的都不外乎这类“转换”，比如对英雄性格的重构，对泛和平主义或反战思想的抄袭，对正义与非正义界限的模糊，以及对民族主义的情绪的渲染等等，凡此种种，其实都是拘泥于技术层面而非文学境界的更新。更有甚者，如刘克中《谁是我的敌人》中的“转换”，则朝向了娱乐化方向：军营里的高仿真演练，被赋予电视节目中“荒野求生”式的色彩，少林武功，T形台模特，善解人意的女心理医生，再加上几乎不可战胜却又对主人公构成致命诱惑的对手之类。

上述作品，以及与之近似的大部分中青年军旅作家的写作，让我想起英国作家奥威尔在谈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欧洲的某些“左翼”文学，也就是具有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严肃目的”的一类作家时，曾经使用过的一个比喻：童子军状态、童子军调门，意指这类作家与作品特有的沉闷枯燥，以及隐蔽的说教等等。奥威

尔所举的例子是，很多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都是由普通士兵或下级军官所写，他们并没有“假装自己了解战争”，因而看起来像是战争的受害者所写，书中有从社会底层和三等车厢发出的声音，而很多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书，特别是充斥着自由、和平、正义之类政治理念的书，看起来都像是宣传家写的。道理非常清楚，不管“左”还是“右”，过于清晰的理念的魔咒，都会加害于文学，“正统的卫道士写不出好小说，对自己的非正统诚惶诚恐的人，也写不出好小说。只有无所畏惧的人，才能写出好的小说”^①。基于对一种更加成熟和纯粹，也更加冷静超然的文学的盼望，我得说，对中国作家，特别是对目前还在写作的军旅文学作家们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无完全可以也早该告别的状态——无论从风格方面，还是对生活的诚实方面，对于大部分年龄已接近四十岁写作者而言尤为必要。在资讯发达、教育方式空前变化了的当今时代，文学写作中童子军状态、童子军调门，绝对是无足轻重的，即使是在青少年读者那里，恐怕也很难获得什么喝彩了。

不管是偶得，还是苦心经营所得，读到卢一萍的短篇小说《哈巴克达坂》时，我意识到一个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小说的文本出现了。可能这位作者钟情于冰山与军人的题材多年，终于悟到了一些真谛。作品逼真的写实，隐约的荒诞感，人物灵魂的纯净无染，还包括语言的干净到位，基本上解决了前述作家和作品中普遍的文学姿态的拘谨，也就是“硬写”的问题。作品中的凌五斗活似好莱坞电影中大名鼎鼎的“阿甘”，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印证中国人生活世界中

^① 【英国】乔治·奥威尔：《政治与文学》129页，李存捧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

本文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发表时更名为《军旅文学如何应对开放的现代世界？》。

“世故”的对立面，即“天真”。那么，究竟天真到什么程度为好呢？那就是听命于内在自我的指使，不忽略良知的挣扎。当卢一萍如此这般处理自己笔下的角色时，他反而轻易触及大部分军旅作家总是无法触及的深刻现实。小说中，死心眼、一根筋的凌五斗立志愚公移山，要把被雪崩压埋的五个通信兵的遗体挖出来。在普遍逢场作戏、普遍得过且过、普遍麻木冷漠的世界里，有一个人完全不同，严守着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爱与忠诚，这只是文学题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凌五斗还遇到了自己的声音和名字被冒用的情况，当一个并非由自己所发出、不代表自己意愿，并且让他觉得“比我的声音还像我的声音”的声音，被用来填补某个巨大谎言中的漏洞时，凌五斗发觉自己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和他不再有任何关系。这让我们看到了类似卡夫卡小说中所出现的致命的异化景观：形形色色以人类意志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力量，会构成冰冷的高墙和可怕迷宫，使脆弱的个体永陷困境，无路可循。这就是这篇小说反讽意义所在。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为了某个庄重的、象征性的、也是“必然”原由，牺牲几个具体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种事情总是在发生着。文学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向我们提示人的处境，让人的意识觉醒，而非召唤对人类体制的反抗之类。当某些被神圣化了的仪式顺理成章地完成，其“重大”意义也被毫不动摇地确立时，具体的牺牲者该如何安顿？在这个意义上，作品中坚决抗命的凌五斗，并不是一个差劲的军人，而是对集体性谎言、对意义空落后巨大虚无感的醒目标注。

关于军人，有一句话说，是要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在“野蛮其体魄”的过程中会不会失之于野，在“文明其精神”的过程中又会不会失之于文？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一般人可以忽略，但

以军人为描绘刻画对象的作家绝不可掉以轻心。小说结尾时，凌五斗的恸哭告诉我们，除了冰山一样的意志世界，还有永远都不会失去温度的感情世界，还有自然的人性世界。他的热泪预示着和解而不是与体制力量的对抗，看上去不会有太大改变的那个“现实”，也拥抱了这个似乎不合时宜的孤独角色，作品因此摆脱了西方现代小说模仿者几乎都会采用的“绝望”模式。

和卢一萍一样获得了自由和洒脱姿态的是王凯。与许多军队作者所谓的正面接触不同，王凯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的都是迂回战术，也就是说，他几乎不怎么在意生活世界的“宏大”逻辑，只专注于对个体内在世界的精微探索，这实际上是军旅文学实现真正进步的重要关节。而前述“硬写”的作家们的弊端，就在于常常要比照现实、模仿生活，要用文学样式再现苦乐悲喜都与“客观”事实相差无几的外在图像，就像一个绘画者的表现能力始终停留于像还是不像的地步一样。我们与其说文学要承载某种社会现实，还不如说文学最好能触摸该社会的精神现实，或探察该社会中人的精神处境才对。在这个意义上，王凯的写作当可被视为是一种入门的标志。

在短篇小说《对白》中，王凯继续聚焦于连队主官一类的小人物，聚焦于他们在日常俗务中的心理困扰、精神压力。他很会抽丝剥茧，引导读者进入问题的核心，在人性事实、职业伦理、风俗习惯等交织的情势下，对微观的现实一探究竟。不过，我们认真阅读的话就会发现，这里所谓的“微观现实”，并非不重要的现实。举例来说，作为军队的基层组织，连队的管理一般由一个党的支部委员会实施领导，构成该委员会的“支委”是单数，可以在形成意见时票决。连队指导员冯勋要为被撤换的司务长选择继任者，“老马”是较为合适的候选人。问题是，副连长、徐排长和老马是同乡，且两

人一致推荐老马，这就带来了隐忧：“老马一旦当了司务长，按照惯例就会增补为支委。连里目前是五人支委，冯勋和连长，加上副连长、徐排长和司务长。这样一来，三个关系密切的老乡占了支委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开会要想按冯勋和连长的意图形成决议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类伤脑筋的事，正是人情社会中的典型困局，在军营中也不例外。

王凯的小说方式，让我们注意到一些在别的军旅作家那里常常会被忽略的东西，那就是选择的艰难。因为他不是参照一般的现实逻辑（世俗方法），也不是处理得与实际上可能发生的相仿，而是将个体置于独立审度、自由取舍的权利主体的地位，这就既关乎个人道德，也关乎对现代社会组织结构的认知、认同，哪怕是像军队这样的特殊组织结构。在以往的军旅人物形象中，这是极为少见的。选择之所以困难，是因为选择者实际上要在自我价值、个人权利和义务之间进行权衡。这样的写作，体现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这就是说，在文学对人的定义中，包含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以及承认个人价值、重视自我实现这样一些全新的社会伦理。事实上，在《对白》中读者也会看到，除了连长冯勋的自我意识和责权衡量之外，那个一直被误解的“老马”，同样是一个能够独立审度和自由取舍的权利主体，他并没有因为被误解、落选司务长一职而患得患失，在关键的时刻撂挑子，他明白自己无论作为一个军人还是作为一个自然人，都还有责任和义务，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去践行之。

我想，王凯小说的根本意义，可能在于抵制心灵的腐败。日常生活，包括在军队生活中，打斗、演练、排兵布阵的气势，震耳欲聋的轰鸣，甚至真正战争的惨烈牺牲等等，在今天实际上都不再有任何的传奇性，或所谓职业的光荣。也就是说，一种可以从外部来

观察、透视的生活，即便是披上了一层迷彩的生活，作为文学内容基本上是靠不住的。这是现代生活的本质所决定的。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今天的写作，若无法触及现代人格、现代心灵的建构，也就无法抵近现代生活的本质——生命的内省、修炼、自我实现、每一时刻的觉醒，还有对伦理、责任、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的思量，还有作为群体之一部分的命运感、家园感等等。这样的本质，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自我拯救和提升，也表现为纯粹的勇气、理智与独立判断，而不是哄骗意义上的“征服”和“震撼”。大部分中国作家在处理这样的命题时，往往都会遵照“现实”的逻辑，接受“现世”的规定性，放弃对心灵世界深入探索。某些情况下，则是把世故经验、厉害关系的算计，把毫无诗意的心术谋略当成了精神内容。

如此来看的话，歌兑的《荣军院》无疑也具有上述现代思维特点。这个短篇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对知识的处理，也就是对纯粹专业内容——医学心理学或军事医学心理学——的文学介入。这需要想象力，需要知识训练，需要在专业领域的长期浸淫。就阅读而言，歌兑的介入可以说是深入而得当的，因为一个在朝鲜战场被俘后曾经被作为生理实验对象，做过脑梗塞手术，且已经患上了晚期阿尔茨海默症的中国老兵，和另一个患上了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但思维活跃、心理强大，甚至灵魂也很健全的前比利时皇家步兵营情报官，并不容易刻画。而他们的宿敌关系，以及他们在一家欧洲荣军院“偶遇”后的心理对峙、人格较量，更不是可以简单敷衍了事的。小说文本的背后，是作者的专业背景，不排除作家还做过一些特别的功课。以现代心理学术语而论，“施虐”、“受虐”、“自我”、“本我”、“前意识”和“无意识”，可能还有虐恋、变态心理学等，诸如此类的内容在小说中都出现了，而且被嵌入到一个关于民族心和

爱国力量的文学主题当中。作者自设难度，这样一次写作的挑战性不言而喻——真正文学创造的乐趣正在于此。事实上，欧洲小镇列日的荣军院未必可信，两个东西方老兵之间的素质比拼或相关道义评判也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篇作品的文学完成，是作者驾驭特殊题材的雄心。军队作者中，这样的写作目前并不多见。

《荣军院》的示范意义在于，作家的修养可能不仅仅是所谓文化、人文意义上的，还应该包括对各种知识系统的深入了解，对专业人员心灵建构的关注，对专业领域纷呈万象的把握等等，因为世界并不是掩人耳目的“故事”或“文学性”可以涵盖的，无论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还是文学的接受者，现代人的教育基础、感知方式也绝非孩童那么简单。一言以蔽之，伟大的文学，必得呈现精微的世界感受，必得参与对人类智力活动的积极培育，相对于既有世相的陈腐乏味，必得提供启迪性灵的奥秘与惊奇。对军队作家而言当然也是如此。起源于救亡宣传和民族解放叙事的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向来看重思想的正反、善恶的判断，还有民族立场、爱国精神的弘扬等，但也往往疏于对事实的收集、对史料甄别、对战场环境和武器装备的知性处理，更不用说对战争中人的心理和意识活动的前沿性研究了。这一状况除造成历史认知的单一化之外，更造成了文学表现上的粗糙简陋。所以在这里也有必要指出，相对于英雄情怀、铁血精神或民族主义之类，相对于躯体的壮烈毁灭、死亡的悲惨黑暗、是非的明了判断、社会理想的空洞渺远这样一些惯见的东西，该种类的文学中理应存在着一个军事或战争的物理层面、技术层面，以及军人的心理和生理层面，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军事科学分支。只营造天才的战略战术、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对死亡的无所畏惧之类，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卢一萍、王凯、歌兑的小说写作，已经显示出了某些有可能超越前辈军旅作家的迹象，这与今天开放、多元的文化影响有关，和中国文学整体上的进步有关，更和他们个人的旨趣密切相关。而且就他们本身来看，也是各不相同的，有多样化的追求，有迥异的叙述腔调和文学表情，我们完全有理由乐观。但与此同时，中青年军旅作家群体中也存在令人不安的分化现象。比如写军事演习，就是照搬某系模式化的作战理念，转述一些训练思想，让文学人物穿上军装，制造“突出重围”的拙劣剧情，千篇一律。又如在社会转型中，我们看到一种从传播、接受到市场的链条式作业，可以成功地把某些文学作品推销给大众，有的作家甚至因此在域外声名鹊起，摘得奖项之类。但如果认真观察的话，这类作家及其作品的所谓卖点，往往并非什么高级的文学形态，或对文学的创造性发展有何贡献，而是更注重对当下生活或社会历史事件惊世骇俗的评价，个别情况下，则是在文学及其所承载的不同意识形态价值差异性之间走钢丝。这种不真诚的写作制造出的“阅读陷阱”，往往误导和愚弄读者，只适合媒体话语、资讯消费而无关艺术审美，“耸人听闻”“国际声望”是其一大特点。

恕我在此直言，近年来一直都勤奋写作的裴指海，似乎受到了后类写作的不良影响。他的不止一篇作品都循此路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革命烈士》。一个天性有点卑劣、猥琐的人物最终成了舍己救人的烈士，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在为了个人的小小野心而处心积虑，不惜践踏一个天真少女的青春。小说只是交代，从某一天起，他悔过了，开始想要偿还自己的良心债务，但上天不给他机会，他牺牲了。这个生硬的叙述圈套，让作品中的女性受害者大受感动，流泪哭泣，但很难说能不能感动作品之外的什么人。一个出身卑微